

815
795

落華生 著

許地山

空

山

靈

雨

文學研究會叢書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雨 霽 山 空

一之記散生華落

書叢會究研學文

1925

目次

弁言	一
心有事	二
蟬	四
蛇	五
笑	六
三遷	八
香	一〇
願	一一
山響	一三
愚婦人	一四

蜜蜂和農人·····	一七
「小俄羅斯」底兵·····	一九
愛底痛苦·····	二一
信仰底哀傷·····	二四
暗途·····	二六
你爲什麼不來·····	二九
海·····	三二
梨花·····	三四
難解決的問題·····	三六
愛就是刑罰·····	三九
債·····	四一
敵將出兮東方·····	四五

鬼讚·····	四八
萬物之母·····	五一
春底林野·····	五五
花香霧氣中底夢·····	五八
藤藤·····	六二
七寶池上底鄉思·····	六六
銀翎的使命·····	七四
美底牢獄·····	七七
補破衣的老婦人·····	八〇
光底死·····	八三
再會·····	八五
橋邊·····	八九

頭髮·····	九二
疲倦的母親·····	九四
處女的恐怖·····	九六
我想·····	一〇〇
鄉曲底狂言·····	一〇二
生·····	一〇六
公理戰勝·····	一〇七
面具·····	一〇九
落花生·····	一〇十
別話·····	一一二
變流沙漲·····	一一七

弁言

生本不樂，能夠使人覺得稍微安適的，只有躺在牀上那幾小時，但要在那些短促的時間中希冀極樂，也是不可能的事。

自入世以來，屢遭變難，四方流離，未嘗寬懷就枕。在睡不着時，將心中似憶似想的事，隨感隨記；在睡着時，偶得趾離過愛，引領我到回憶之鄉，過那游離的日子，更不得不隨醒隨記。積時累日，成此小冊，以其雜沓紛紜，毫無線索，故名空山霽雨。

十一年一月二十五日 落華生

心有事（開卷底歌聲）

心有事，無計問天。

心事鬱在胸中，教我怎能安眠？

我獨對着空山，眉更不展；

我魂飄蕩，猶如出岫殘煙。

想起前事，我淚就如珠脫串。

獨有空山爲我下雨漣漣。

我淚珠如急雨，急雨猶如水晶箭；

箭折，珠沈，融作山谿泉。

做人總有多少哀和怨：

積怨成淚，淚又成川！

今日淚、雨交匯入海，海漲就要沈沒赤縣：

累得那隻抱恨的精衛拚命去填。

呀，精衛！你這樣做，雖經萬劫也不能遂願。

不如咒海成冰，使他像鐵一樣堅。

那時節，我要和你相依戀，

各人才對立着，沈嘿無言。

蟬

急雨之後，蟬翼溼得不能再飛了。那可憐的小蟲在地面慢慢地爬，好容易爬到
不老的松根上頭。松針穿不牢底雨珠從千丈高處脫下來，正滴在蟬翼上。蟬嘶了一
聲，又從樹底露根摔到地上了。

雨珠，你和他開玩笑麼？你看，螞蟻來了！野鳥也快要看見他了！

蛇

在高可觸天底桃榔樹下，我坐在一條石磴上，動也不動一下，穿彩衣底蛇也蟠在樹根上，動也不動一下，多會讓我看見他，我就害怕得很，飛也似地離開那里，蛇也和飛箭一樣，射入蔓草中了。

我回來，告訴妻子說，『今兒險些不能再見你的面！』

『什麼原故？』

『我在樹林見了一條毒蛇，一看見他，我就速速跑回來，蛇也逃走了……到底是我怕他，還是他怕我？』

妻子說：『若你不走，誰也不怕誰，在你眼中，他是毒蛇，在他眼中，你比他更毒呢。』但我心裏想着，要兩方互相懼怕，有才和平，若有一方大膽一點，不是他傷了我，便是我傷了他。

笑

我從遠地冒着雨回來。因為我妻子心愛底一樣東西讓我找着了；我得帶回來給她。

一進門，小丫頭爲我收下雨具，老媽子也借故出去了。我對妻子說，『相離好幾天，你悶得慌嗎？……呀，香得很！這是從那里來底？』

『窗櫺下不是有一盆素蘭嗎？』

我回頭看，幾箭蘭花在一個汝窑鉢上開着。我說：『這盆花多會移進來底？這麼大雨天，還能開得那麼好，真是難得啊！……可是我總不信那些花有如此底香氣。』

我們並肩坐在一張紫檀榻上。我還往下問，『良人，到底是蘭花底香，是你底香？』『到底是蘭花底香，是你底香？讓我聞一聞。』她說時，親了我一下。小丫頭看見了，掩着嘴笑，翻身揭開簾子，要往外走了。

『玉耀，玉耀，回來。』小丫頭不敢不回來，但，仍然抿着嘴笑。

『你笑什麼？』

『我沒有笑什麼。』

我爲她們排解說，『你明知道她笑什麼，又何必問她呢，饒了她罷。』

妻子對小丫頭說，『不許到外頭瞎說去罷，到園裏給我摘些瑞香來。』小丫頭
抿着嘴出去了。

三 遷

花嫂子着了魔了！她只有一個孩子，捨不得教他入學。她說：『阿同底父親是因爲念書念死的。』

阿同整天在街上和他底小伙伴玩；城市中應有的遊戲，他們都玩過。他們最喜歡學警察、人犯、老爺、財主、乞丐。阿同常要做人犯，被人用繩子捆起來，帶到老爺跟前挨打。

一天，給花嫂子看見了，說：『這還了得！孩子要學壞了。我得找地方搬家。』

她帶着孩子到村莊裏住。孩子整天在阡陌間和他底小伙伴玩。村莊裏應有的遊戲，他們都玩過。他們最喜歡做牛、馬、牧童、肥豬、公雞。阿同常要做牛，被人牽着騎着，鞭着他學耕田。

一天，又給花嫂子看見了，就說：『這還了得！孩子要變畜生了。我得找地方搬家。』

她帶孩子到深山底洞裏住，孩子整天在懸崖斷谷間和他底小伙伴玩，他底小伙伴就是小生番、小獼猴、大鹿、長尾三娘、大峽蝶。他最愛學鹿底跳躍，獼猴底攀緣，峽蝶底飛舞。

有一天，阿同從懸崖上飛下去了，他底同伴小生番來給花嫂子報信，花嫂子說，『他飛下去麼？那末，他就有本領了。』

呀，花嫂子瘋了！

香

妻子說：『良人，你不是愛聞香麼？我曾託人到鹿港去買上好的沈香線，現在已經寄到了。』她說着，便抽出妝臺底抽屜，取了一條沈香線，燃着，再插在小宣鑪中。

我說：『在香煙繞繚之中，得有清談，給我說一個生番故事罷。不然，就給我談佛。』妻子說：『生番故事，太野了，佛更不必說，我也不會說。』

『你就隨便說些，你所知道底罷。』橫豎我們都不大懂得，你且說，什麼是佛法罷。『佛法麼？一一色，一一聲，一一香，一一味，一一觸，一一造作，一一思維，都是佛法；惟有愛聞香底愛，不是佛法。』

『你又矛盾了！這是什麼因明？』

『不明白麼？因為你一愛，便成為你底嗜好；那香在你聞覺中，便不是本然的香了。』

願

南普陀寺裏的大石，雨後稍微覺得乾淨，不過綠苔多長一些。天涯底淡霞好像給我們一個天晴底信。樹林裏底虹氣，被陽光分成七色。樹上，雄蟲求雌底聲，淒涼得使人不忍聽下去。妻子坐在石上，見我來，就問，『你從那里來？我等你許久了。』

『我領着孩子們到海邊檢貝殼咧。阿琼檢着一個破貝，雖不完全，裏面卻像藏着珠子底樣子。等他來到，我教他拿出來給你看一看。』

『在這樹蔭底下坐着，真舒服呀！我們天天到這里來，多麼好呢！』

妻說：『你那里能夠……？』

『爲什麼不能？』

『你應當作蔭，不應當受蔭。』

『你願我作這樣底蔭麼？』

願